

“辽宁艺坛”聚焦主旋律创作

用文学质感提升主旋律作品魅力值

本报记者 高 爽

核心提示 什么是主旋律作品成功的标志?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如何拿捏?如何适应主旋律作品传播的新变化……

所有问题都与一个主题有关——“如何提升主旋律作品的魅力值”,这也是由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与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创办的“辽宁艺坛”活动首期聚焦的话题。这一沙龙式交流活动,全年计划举办六期,每期的主题都会紧扣辽宁文艺创作实践,邀请省内文艺评论者聚焦艺术本体,针对当前艺术创作领域亟待解决的文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话剧《柳青》海报。



《觉醒年代》剧照。

主要人物过于完美 剧情就没有升腾空间了

近些年,主旋律作品创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基本上摆脱了概念化的困境,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在鼓舞人心、引领时代潮流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与会者的一致共识。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评论者就此展开讨论。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回宝昆在发言中说:相当多的主旋律作品,主要人物过于完美。在线性结构的戏剧里,推动情节发展、引出矛盾、激发矛盾的关键在反转,通过一系列激励事件表现人物成长变化的过程,展现人物形象。如果主人公一出场就太完美了,后面的升腾空间何在?英雄人物同样有生活中的烦恼,要还原英雄人物、模范人物普通的一面,要从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逻辑出发来建构人物。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刘新阳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在于戏剧结构的缺失。好的戏剧结构是始终有推动戏剧矛盾向前发展的过程,先发生了一件事情,解决的过程中出现了第二件事情,它会引着观众往前走。现在有的作品称不上是戏剧,就是把几件事拼在一起,更应该叫作“报告文学剧”。

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授马琳认为,关于英雄的塑造,确实应该规避“高大全”式的形象。但现在一些影视剧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把英雄写得无限复杂,好像这样才显得更丰富。“我觉得真正的英雄和英雄主义一定是存在的。”她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去横店采访了一个剧组,这是一部以李大钊为主人公的作品,跟演员和导演接触,他们会说:李大钊太伟大了,我们跟他相比太渺小了。人性是复杂的,但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定没有卑下的情操,他们身上高贵的人格力量、对信仰的坚持是必须明确地让观众和读者看到的。”

省文艺理论家协会负责人赵亮以最近热播的《觉醒年代》为例,认为优秀的主旋律作品其文学质感一定是非常丰沛的。要让人物带着历史的画卷感血肉丰满地站在我们面前,就要在细节处传精神,体现每个人物自己的独特魅力,同时又具有那个特定年代的时代特征和命运感。

辽宁文学院《艺术广角》副主编苏妮娜对英雄人物的塑造用了“加减法”的比喻:一些创作者在解决人物性格不够多元、不够立体丰满的问题时,一个主要的方案就是做加法、添佐料,让他有点儿小缺点,给他加点儿情感故事、生活情趣。但这样会从一极走向另外一极,可能会再一次淹没了人物的精神主旨。艺术创作所追求的更高境界是做减法,基于人物逻辑特别清晰,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是基于人物性格本身而不是加料产生的矛盾。

在作品的起承转合中,让受众看到远处的精神之光

那么,主旋律作品所承担的引领作用该如何实现呢?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评论家刘恩波认为,现在一些主旋律作品塑造的人物是鲜活的,但是没有走向更远的精神地带,对生命的深度、精神的厚度、灵魂的高度没有深刻的体察与触摸,创作者到最后比拼的一定是思想,而不是技巧,要让观众在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中看到更远处的精神之光。

沈阳城市学院教师张超楠认为,抗战神剧满足了一些观众的心理期待,同时也是对观众审美认知水平的愚弄。主旋律创作要符合观众的认知期待,同时也不能低估观众的认知水平,盲目地被某些情绪推动和主导,会失掉了真实也舍掉了格局。



“辽宁艺坛:提升主旋律文艺作品的魅力值”研讨会现场。

了格局。

对这一说法,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洪兆惠表示认可,他以话剧《柳青》为例,剧中如何体现柳青的英雄气质?一是展现柳青的情怀,他心里时刻装着农民,毕生致力于解决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农村到底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二是呈现他的反思,剧中并没有回避矛盾,柳青对时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他内心的纠结都在剧中有所体现。

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贾峻峰以摄影作品为例,认为所有艺术创作的魅力都在于通过追求真理而产生价值,摄影家朱献民一生都在拍黄河人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拍的百姓没有特别丑的,因为我把他们当作亲人、当作父母来拍。”怀着真诚走进生活,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辽宁文学院文艺创作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胡海迪以音乐作品为例,谈了看法:在交响乐里面,主旋律是一个主导、推动音乐的旋律,但是在主旋律的旁边一定还有其他的旋律在跟它配合,一起奏响。一些主旋律作品违背了这个原理,只有一个旋律,没有其他的東西,把生活中很多东西都过滤掉了。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期刊编辑部主任崔健则以歌剧作品为例,目前中国每年原创的歌剧作品很多,但我们又能记住几部作品呢?是让人看一次两次还是长久留传下去是检验一部优秀的主旋律作品的重要考量,没有敏锐的捕捉力、对艺术的宽广胸怀和高远的艺术视野,不可能创作出让大众认可和满意的艺术作品。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蔡菊辉说,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主旋律作品来鼓舞人心。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人们对一切美好情感的追求始终是主旋律创作的题材。从《春风吹到诺敏河》,到后来的《报春花》《高山下的花环》《父亲》《凌河影人》,再到近年来的《干字碑》《工匠世家》,辽艺创作一直在延续着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主旋律话剧作品。“前几天,我看了主旋律作品研究方面的书,标题叫作《历史的浮桥》,我想主旋律作品所承载的作用,不是浮桥,而是向公众传播正确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坚实桥梁。”

主旋律作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从上世纪80年代“主旋律”概念出现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主旋律作品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这是与会者关注的又一个重点。

苏妮娜以影视作品为例,从上世纪的《长征》《离开雷锋的日子》《红河谷》,到进入本世纪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风声》《十月围城》,能够看出,作品的走向越来越类型化。有评论者认为,主旋律电影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新主流”的说法,以近年来在市场和口碑上都获得成功的《流浪地球》《战狼》《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为代表的影视作品来观察,它们确实已经超出了以往我们对主旋律作品的既有印象,推动了类型电影和主旋律的进一步结合。由此观察,主旋律电影这一个阶段的发展可以归纳为类型的提

升,今后可能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让类型更类型,比如反映英模人物的作品,从类型上看也是人物传记题材,那么就要从古今中外传记题材艺术作品中广泛吸取养料;另一个方面是让类型更融合,比如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是几部短剧集合的方式,《我和我的家乡》用喜剧来表现主旋律内容的探索,都是跨界的杂糅。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张守志认为,现在走进影剧院的已经是90后、00后的青年一代了,他们的审美趣味,是创作者应该关注的问题。纵观目前比较成功的艺术作品,它们的传播方式更加多元,自媒体、短视频平台都会成为主旋律作品传播的助力。因此,提升主旋律作品的魅力值,可以通过三个方面:一是全媒体推广;二是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解读,作品的销售量都会直线上升;三是专业批评

者的助力。“在文学作品市场上,文学作为商品的属性被过度放大了,主旋律作品往往不会摆在读者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但文学作品始终在那,不管你看还是不看,要想彰显它们的魅力,就需要媒体和批评者把它们摆放到最显眼的位置上。”

张守志所说的批评者的作用,也正是创办“辽宁艺坛”的初衷。省文联副主席胡崇伟说,通过交锋争鸣激活与拓展艺术家、文艺评论家的思维空间,可以更好地发挥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的指导意义,发挥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一面镜子”和“一剂良药”的作用。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燕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使辽宁的文艺评论更有厚重感,更加接地气、有品格、有风范,同时打造出一支有责任、有担当、有温度、有情怀的文艺评论队伍。

一剧一评 YIJUYIPING

一面折射女性生存样貌的多棱镜

——我看电影《我的姐姐》

蒋尧尧

《我的姐姐》是2021年以来最让人惊喜的女性电影。从编剧、导演到主演,这个女性痕迹十足、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剧情片在赚取观众眼泪的同时也撕裂了我们柔软的内心。那些在荧屏上被塑造成有着钢铁般坚强意志的女性终于回到了柔软多情的角色设定中。

当我们习惯了用母亲、女儿、妻子等身份去塑造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时,姐姐无疑是中国电影较为忽视的群体。虽然有陈英雄《三轮车夫》中为扛起家庭重担不断牺牲自我的姐姐形象,也有韩国电影《姐姐》中为妹复仇、化身“钢铁女战士”的姐姐形象,但东方电影中的“姐姐”都承担着许多超出个人身份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我的姐姐》无疑会在中国当代女性观众内心打上深刻烙印。这部缩影着中国当下女性个人成长与家庭、社会矛盾的作品中塑造的安然、姑妈等女性形象是我们不曾相识的陌生人,却也像极了我们身边有着相似经历的母亲与姐妹,更像是我们自己……

姐姐——承载多层意义表达的女性形象

张子枫饰演的姐姐是个有着丰富层次、承载了多层意义表达的女性形象。从影片开篇车祸现场与警察的“冷静”对答到与亲人近乎歇斯底里的争辩,为了甩掉拖油瓶——上幼儿园的弟弟,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与自由,她的沉默、争吵与逃离似乎一再为我们呈现着一个自私的、近乎冷血的女孩子形象。她似乎是反抗女性依赖男性观点的最有力回击者。可随着故事展开,她内心的伤疤逐层揭开,我们越发能理解她、体谅她甚至可怜她。对于姐姐安然来说,突如其来的人间横祸是她始料未及的,更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她不得不与一个并不熟悉却与她有着亲密关系的血缘同胞结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每一次对过去的回忆都是在她伤口上撒盐。盛行了几千年的男尊女卑思想,带来的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在毒害着千万个家庭,姐姐安然要用一生去治愈原生家庭在她童年时带给她的创伤。大量的特写镜头让观众看到了姐姐内在情绪的张力与变化,狭小的空间也寓指着她永远难以逃离的现实困顿。护士身份带来的紧张工作节奏与高压工作强度像被压紧了的弹簧,一旦反弹也许是冲破牢笼的一刻,也带来就此断裂的可能。逃离是她想到解脱的唯一方法。单纯的她以为只要努力,考上北京的研究生就可以远离痛苦,完成自我救赎,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人生就是这么复杂,情感就是这么变幻莫测。当她扫清一切障碍的时候,恰恰是六岁弟弟的理解与成全击碎了她的所有计划。游泳池里的那次自我营救的想象是她内心的挣扎,也预示着她信念的摇摆。在安然面前,内心的逐渐软化是她有意抗拒的,却也是潜移默化被改变了的。人性的淳朴与善良、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使得任何貌似坚不可摧的理性都可以在瞬间坍塌。

姑妈——传统伦理观的殉道者形象

姑妈,传统中国女性观念的持有者和践行者。她用自己当姐姐的标准要求24岁的新时代女性安然。她骨子里认为牺牲自己成全弟弟是天经地义的事。面对安然决然地要送走自己的亲弟弟,她无法接受。但迫于家庭压力,她又无法承担照顾弟弟幼子的责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她用尽方法想让安然重走自己的路,甚至不惜破坏安然的送养计划,用尽办法留住安然。她是传统家庭本位伦理观的殉道者。直到安然敞开心扉轻描淡写地说出童年创伤时才冲破了她的最后的心理防线。当一个女人以同样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另一个女人时,她已经将道德的枷锁紧紧地套在了对方的脖颈上。而亲手解开它对于姑妈来说需要强有力的刺激与极大的勇气。在姑妈身上,我们看到那一代的很多女性一生都在放弃、妥协。放弃自己的追求、放弃自身自由,向身份妥协、向家人妥协、向社会妥协、向自己的命运妥协。所幸,影片结尾姑妈那句“姑妈没把你带好,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守着“长姊如母”信念的女人愿意主动打开枷锁,不再用道德的桎梏绑架年轻一代。安然90度的深鞠躬完成了两代女人心灵的交互与认同。如果说姑妈的行为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那一代人身上的集中体现,那个已经生出了两个女儿、为了要一个儿子不惜搭上自己性命的年轻孕妇却残酷地提醒着我们:女性想要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得到完全平等的权利远没有那么简单。救护车上的孕妇,其悲惨命运的缔造者不是阻挠治疗的丈夫与婆婆,恰恰是她自己,是自己的不自知。

母亲——被误读与不被理解的形象

母亲是一切关于家的想象。不在场的母亲是安然的回忆,也是她曾经长久的梦魇。直到安然听到弟弟那句无心的发问“妈妈为什么不早点生我呢?”她才开始重新思考母亲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寺庙里那三盏长明的平安灯与其说是她情感的寄托,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得到些许释然。她无法在记忆中抹去那个父亲打她时能护佑她的身躯,无法抹去洗头时边埋怨边与她说笑的形象。母亲是常常被误读与不被理解的,姑妈被她的女儿误解,车祸中来不及解释的母亲却永远没有了与女儿当面对质误会的机会。现如今,二胎时代的母亲有着比以往更多的焦虑与困顿。如何表达爱,如何平衡爱,她们有着比独生子女母亲更细致的考量和更艰难的处境。

诚然,电影中有个别细节似乎不合生活逻辑,影片的结局也在电影开篇就可预见,但我们仍愿意代入角色的情感,去体会姐姐的心境,去尝试理解她的所作所为,只因我们感受得到这一社会痛点,理解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处境,了解女性追求自由、追逐梦想与摆脱现实困境的诉求。影片结尾似乎人本位价值观再次让位给家庭本位价值观,这也成为这部电影被诟病的原因之一。但在我看来,这就是现实,就是生活。女性是情感支配的群体,男女平权的乌托邦仍旧无法解决当下的现实困境。

(作者系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副教授)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圆梦启航

你双桨摇动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伟大与辉煌!走过百年风雨,共产党人旗帜高扬。噢,红船中国梦,启航!

铁林



南湖红船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山西广灵 王增荣剪纸